

留下真情从头说

——读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开春之际，随着央视重剧《人世间》的热播，梁晓声同名小说《人世间》再次成为广大读者热议的焦点。这部以颂扬人间真善美为主题的长篇小说，曾获得第二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全书通过对平民子弟周秉昆生活轨迹的刻画，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描写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堪称一部“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

作为与共和国同龄的作家，梁晓声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思索，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都市青年，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历史并不是很清楚。他们对镂刻着年代记忆的那些粮票、肉票、豆腐票等票证，更是心生好奇，其实，这些物事正是他们父辈一代烟火生活的标配。回望这段历史，沉淀其间的厚重感与沧桑感，却深深触动了梁晓声的家国情怀。在他看来，当代年轻人不光对现实要有一个清醒和理性的判断，而且对于过往的历史也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如此，则无论是对他们世界观的养成也好，还是对责任意识与担当意识的树立也罢，都是大有裨益的。怀着这份温情，梁晓声把这部小说冠以《人世间》之名，以洋洋洒洒115万字的篇幅，用上中下三卷的方式，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直写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贯穿其中的，既有中国社会发展的“光荣与梦想”，也有直面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艰难和复杂。

《人世间》是用文学语境，独具匠心勾勒出的近五十年来现代中国的一幅“浮世绘”。这段历史涵括了独立自主搞建设到敞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的宏阔进程，也是人们在思想、观念、行为、意识等方面急骤转化和转变的过程。梁晓声以一个历史见证者的视角，在点赞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变迁之时，还以一个“平民作家”的担当，丝毫没有回避改革开放大潮中东北老工业基地所经历的阵痛。但他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站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辅相成的角度，对这种改革之痛予以了理性的解读。基于这样的视点，从《人世间》中不难发现，面对着东北众多企业转型和由此带来的“伤痛”，梁晓声自始至终都带着一种审视的眼光，既关注着企业的转型与升级，又满怀关切地注视着以周秉昆为代表的下岗职工的个人命运。他以豪迈之笔，一方面表达了对这一系列阵痛的理解和支持，认为这是改革进程中的发展之痛；另一方面，又以达观之笔，潜心塑造了周秉昆及儿女、工友们等一系列典型形象，通过他们在这场困顿中互帮互助的描写，生动地展现了困厄中人性的美好。特别是对老年周秉昆义务修路的细节描写，看似琐碎，实则寄寓了梁晓声对人间真善美的热切呼唤。读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周秉昆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把凹凸不平的旧路修成了光洁齐整的新路，让人们满怀喜悦地畅

行在生活的大路上。而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是不是也要通过自己的善行，多一点修补心灵上的扭曲和不平，才能让自己在宁静致远中，与芸芸众生搭建起一个愉悦沟通的心灵之桥？梁晓声虽然没有直白地说道出来，但却借助周秉昆的一言一行，给了我们这种正面的导引，让人在真善美中体会到那种温情的力量。

梁晓声将满怀的善意杂糅进波澜壮阔的斑斓画卷里，用观其主流和多关注亮色的济世情怀，生动地描画了知青插队、三线建设、工农兵大学生、知青返城、恢复高考、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走穴、国企改革、“下海”、职工下岗、棚户区改造、直至今天的反腐等标志性大事件。云卷云舒里，有历史的星移斗转，命运多舛中，有世道人心的幽微观照。平白而意蕴深邃的文字里，将家国的命运与平民百姓的人情冷暖交融在一起，用温润的爱意诠释了人世间的真情是如此地善良和美好。

留下真情从头说。梁晓声说，“好人不是老好人，而是对自己的善良心有要求的人。我写《人世间》的时候一般来说没有太坏的人，更多的人我都是希望挖掘他们好的一面，这是我对文学本身的理解。”作家的这番表白，一语中的地表达了创作这部鸿篇巨著的主旨，那就是“文学艺术是要使人类的心灵更加向善美进化”。在于我心有感焉中读罢《人世间》，心已然通透而澄明。 向建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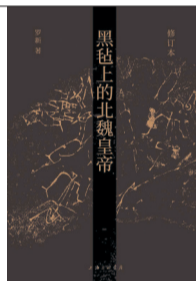
《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是李银河40年女性主义研究精华，作品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是中国女性主义研究的代表性作品。女性主义的理论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李银河在这本《女性主义》中，对女性主义理论、女性主义运动、女性主义流派、女性主义论争和女性主义之后的思潮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梳理。如果想要了解女性主义却不知道从何着手，这本书可以帮助读者建构一个坚实的理论框架。

作者李银河，社会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家庭婚姻、性别与性。

《黑毡上的北魏皇帝》



北魏皇帝，不仅是华夏帝制国家的皇帝，也是内亚游牧征服集团的可汗，他们的历史活动，是多种文化传统的碰撞、融合与新生。北魏的所谓“代都旧制”，分明就是内亚传统的一部分。本书从北魏皇帝即位仪式的代北因素入手，推及北魏的祭天仪式、辽初的权力传承危机、清代的堂子祭天等，一方面观察拓跋鲜卑政治传统与华夏传统的遭遇、碰撞及变异，另一方面考察鲜卑旧俗（代都旧制）与内亚政治传统间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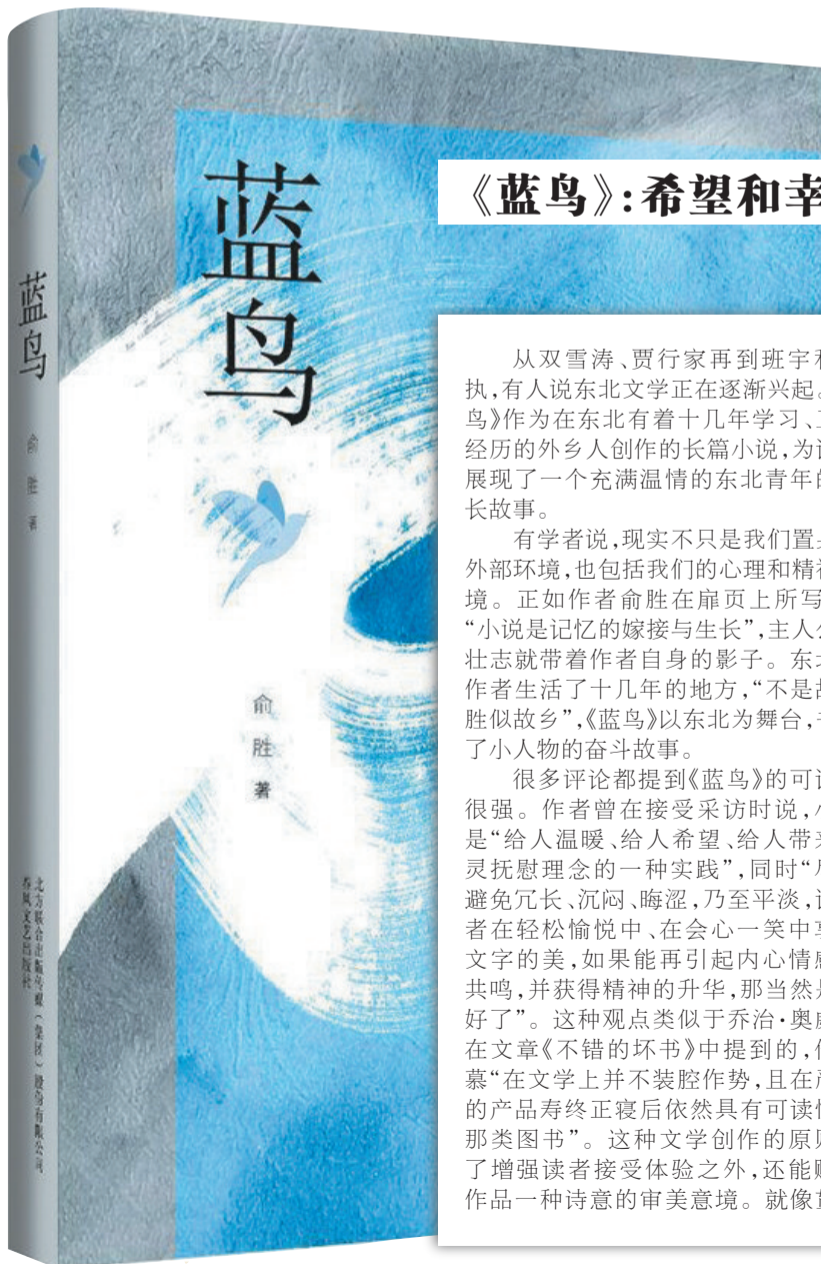
作者罗新，著有旅行文学作品《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和学术随笔《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去唐朝》



中国古典文学中，唐诗无疑是璀璨的瑰宝，其所蕴含的方方面面的信息是了解大唐帝国的重要线索，也是了解中国人文化传承、精神家园的重要线索。本书侧重展现唐朝政治格局最初建构到最后崩塌的过程。从唐高祖李渊晋阳起兵，到年仅十七岁的唐昭宣帝李祝被朱温鸩杀，这个在中国历史上走过近三百年的大帝国，经历了傲然定鼎的肇始，四海升平的盛世，硝烟四起的兵乱，风流云散的末日，最终成为夹藏在史籍里的风声。

作者常华，资深媒体人，高级记者。出版有《唐诗密码》《宋词密码》等。



《蓝鸟》：希望和幸福的象征

从双雪涛、贾行家再到班宇和郑执，有人说东北文学正在逐渐兴起。《蓝鸟》作为在东北有着十几年学习、工作经历的外乡人创作的长篇小说，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充满温情的东北青年的成长故事。

有学者说，现实不只是我们置身的外部环境，也包括我们的心理和精神处境。正如作者俞胜在扉页上所写的，“小说是记忆的嫁接与生长”，主人公毕壮志就带着作者自身的影子。东北是作者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不是故乡胜似故乡”，《蓝鸟》以东北为舞台，书写了小人物的奋斗故事。

很多评论都提到《蓝鸟》的可读性很强。作者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小说是“给人温暖、给人希望、给人带来心灵抚慰理念的一种实践”，同时“尽量避免冗长、沉闷、晦涩，乃至平淡，让读者在轻松愉悦中、在会心一笑中享受文字的美，如果能再引起内心情感的共鸣，并获得精神的升华，那当然是更好了”。这种观点类似于乔治·奥威尔在文章《不错的坏书》中提到的，他羡慕“在文学上并不装腔作势，且在严肃的产品寿终正寝后依然具有可读性的那类图书”。这种文学创作的原则除了增强读者接受体验之外，还能赋予作品一种诗意的审美意境。就像贯穿

全书的蓝鸟，既是希望的象征，也是灵动和幸福的象征。

有人说现代文学就是写人，是人与世界、他人和自我的关系。从这三方面看，作品中都能体现出温情的色彩。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一个努力肯动脑就一定有所收获的时代，本身就是一种温情的体现，是时代和命运给人的温暖。从个人与自我的关系上说，小说贯穿全篇的线索“蓝鸟”，这一带有魔幻色彩的意象，也是个人内心与自我的对话。它所代表的含义，从青春时的单纯美好到困境中的希望，再到迷茫中的坚定，是一个人努力成长的见证，也是内心力量的不断充实。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乌云背后的金边，也体现了努力提升自我就有收获的朴素奋斗观。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作者也进行了思考。小说中，毕壮志在成长之路上遇到了不少好心人，如热心的韩师傅和一直鼓励他的大老李等。正是这一个个看似不同又相互交织的人生轨迹，组成了那个充满激情和机遇又纷繁复杂的年代。

《蓝鸟》用一个小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温情之下的时代思考，展现了充满坎坷却始终能感到希望和幸福的奋斗历程，也体现了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开放、机遇与挑战交织在一起的社会风貌。 选自《学习强国》